

烈日·湖光·船老大

●市四中八(4)班 杨师懿

八月的川南大地被阳光镀上了一层柔光,山峦如黛,草木含情。在群山环抱处,静卧着一颗晶莹的明珠——泸沽湖。早在来之前,我就了解过,泸沽湖景区风景优美,其湖畔的纳西族摩梭人更为神秘:母系氏族社会、走婚习俗等,无不令人好奇。

可令我更感到惊奇的,却是另外一人、一事。

我们跋涉千里,翻越层叠的峰峦,跨过湍急的江河,终于与这“高原明珠”相遇。还在半山腰,便见湖畔青山如翠蒂重落,天光云影互相徘徊。可毒辣的阳光却刺透了这一切,闪得人睁不开眼,大家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。

车刚停稳,一行人便雀跃地奔向清凉的湖泊,以躲避毒辣的阳光。只见几位皮肤黝黑的船老大正惬意地在树荫下乘凉。一见我们下来,他们便一跃而起,冲向我们,让我们坐船,把我们都唬了一跳。领队的邱老师同他们谈妥价钱后,我们便分两艘小舟启程了。

船头的船老大,着一件灰蓝色被汗水浸透了的格子衬衫,配一条灰裤,斗笠斜扣,细碎的日光透过竹编缝隙,打在他沟壑纵横的脸庞上,那枯瘦的双手把住木桨,却稳如磐石,入水轻巧无声,出水不溅水花。舟尾的船老大与他配合默契,小舟已悄然划入湖心。

观这湖光山水,水上是山,山上还是

水——那天就如水一般蓝,不对,应是水与天一样蓝。然而就是这阳光不争气,向大地倾泻毒人的光。船老大带着满面春风般的笑容,为我们讲述泸沽湖的过往与传说。瞬间,船上水声、桨声、笑声闹成了一片。

抬眼而观,动人的黄白小花已在眼前,于是船老大又开始讲述这水性杨花的故事。一段落罢,又是满船的笑声。

正欲返航,一条银色的水链却串起了两船——大家居然打起了水仗。船老大正瞧着,忽然蹲身收桨,伸手弹指——便是一段水花,直扑向对船。眼见船老大的手指又屈起来,对船上的陈老师忙喊:“哎哎哎,船老大,您这可不公平啊!”又是两

艘大船的笑声,船老大的童真童趣、乐观积极,都装在了他那大张着的笑口之中。他眯眼捻须……

夕阳将要西沉时,酡红的天幕与湖光交融,隐去了刺眼的阳光。小船载着满舟笑声返航,船老大笑盈盈地倚桨而立,余晖为他镀上了金边。

高原毒辣的阳光,是如何消失的?我想,是靠这份乐观与积极。瞧船老大,定是来自于不大富庶的人家,却在恶劣环境下与游客们谈笑风生。这份达观、豁达,比起其他来更加能吸引泸沽湖的游客,也更能代表泸沽湖。

浪纹渐平,远山隐入暮霭,唯有那开朗的笑声,仍荡在泸沽湖的风中,久久未散。

望火山

●市四中八(18)班 周铮游

你眼中的火山是怎样的?
高耸的峰峦?遮天的浓烟?炽热的熔岩?

踏上乌兰察布这片土地,无垠的绿茵打消了我的一切疑虑。

从景区入口驶入,车流便不绝。远眺车窗两侧,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具象为一幅绿色的油画,仿佛驶入一片绿色海洋,草垛便是翻腾的浪花。浓郁的生命气息,伴着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

这里竟有火山?这里竟是遮天浓烟、炽热岩浆的造物?

沿着蜿蜒公路,引擎轰鸣,我们向内驶去,寻找火山的真容。一路上尽是绿色的海,我们也未觉着单调,伴着偶遇牛羊的乐趣。牛羊也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。尤其是羊,哪里是什么“洁白的云朵”,皮毛间分明夹杂着尘土的黄。但也正是这土黄,使得它们不似人造的、无暇的工艺品,纯真的、自然的生命力,才得以呈现在眼前。

“看,到了!”不知谁惊呼一声,才见地平线上升起一个黑点,往下一点点扩大,渐像一座金字塔。半小时后,火山的全貌显露在我们眼前。不若想象中那般巍峨,不似珠穆朗玛峰的巍峨,不如勃朗峰的峻峭,它似乎只是一个扎营在草原上的蒙古包,敦实、厚重。

弯腰,匍匐,我们放低重心,迎着接近60°斜度的坡体逆风艰难而上,半小时后才登上山顶。当视线越出山边的那一刻,绿与白一同映入眼帘。整个山顶是一小块下凹的小平原,像一个巨大的“泡面碗”,碗底呈现的是碧草成荫,绵羊成群。

火山顶,有羊?

每一头羊都安静地俯身,把头埋入草中,无视游人的到来。风呼啸着,草原的浩渺从耳中贯入脑海,鲜活的生机力量自眼中映射而入。单看眼前这一幅图景,谁曾想,千百万年前,这里曾是浓烟遮天,熔岩奔流?

地壳活动已然冷却了,可生命还在延续。时间可以将火山夷为平地,将沧海化为桑田,但生命不会。当草芽再次冒出,当牛羊重新到来,新一轮的轮回便在无声中开始。

下山前,我最后回望,望火山之上,望那草、那羊、那生命。



雄楼滇池,至今奔在眼底。

我有幸去过云南的大观楼。那时,我踏着石板路走进园区,临近华浦,四周石栏围绕,视线稍抬高,便看见与大观楼齐名的滇池,其上碧绿波涛泛着白色浪花奔涌而来,远望之,茫茫无边,水天相接;近看之,海鸥齐飞,轻点涟漪,还有些许浪声伴着划桨声声入耳。

不知向前走了几里,忽见青红掩映,自那视线遮蔽处闪出一抹琉璃黄,小跑上前,那物有三重之檐,三层之高,檐下各有红柱相连,第一层有两个圆形窗孔,如同两只慧眼观赏滇池,我便已知到了那大观楼。

大观楼门前有一蓝底长联,为清朝张髯先生所写,至今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联”,相传是他70岁登楼时豪情上头所作。起笔“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”,抬头望,四面山势如雄,似风似驹,便写“东骧神骏,西

群山如墨,在天地间蜿蜒铺展。初遇黄山,我对它的印象,是光秃秃的山体寸草不生,唯悬崖边一棵松树,孤独又倔强地探出身,像在与这冷峻的世界对峙。

从山脚仰望,是一片山海,前面的那座山浑身乌青,峭壁上的土壤只有稀稀碎碎的几块。可在这看似绝境的崖壁间,几棵松树却肆意生长。他们的根暴露在悬崖之上,却密密麻麻,硬生生钻破了如钢似铁的花岗岩,在绝境中凿出一条生路。那些根须,有的像老人布满皱纹的手,紧紧扒住岩石;有的似蜿蜒的蛇,在石缝里探寻生机。望着它们,我不禁感叹,这是怎样一种顽强,才能让生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绽放出蓬勃的姿态。

拾级而上,台阶仿佛是通往天上,又高又陡,令人胆战心惊。我小心翼翼地脚步,不经意间瞥见一旁的挑山工正一声不

望滇池,悟大观

●市四中八(18)班 颜邦元

翥灵仪”,后观时光长河,叹“断碣殊碑,都付与苍烟落照”。我怀着敬畏之心登上第三层大观楼,自窗向外看去,再望滇池,已然不是联中模样,此刻夕阳曜曜,洗尽铅华,波澜不惊的水面似一面镜,映照着世间百态。天地间人的嘈杂声仿佛听不见,整个池面静得出奇,唯有风吹鸥鸣,其上绿荷红菡萏,似对镜梳妆的美人,岸畔杨柳依依,宛如少女的长发轻轻飞扬。细微的流水声莫名地激动了我的心,声音细柔绵长,似乎有承载万物的深厚感。我听水观水,不觉心变得静了,睁眼望去,五百里滇池一半残阳尽照,一半荷花满遍,滇池水似一位老者,用它沉稳的手支起了这番天地之景,这水深厚平静,恰似一人之从容、平静。我不禁惊叹滇池水,静可驭万物,承天地,动可破穿石,开山海。

走下楼来,人群渐散,大家似乎都用手机不停地拍着照,唯有一位老爷爷静坐

台阶前,似与人群格格不入,他没拿手机,鬓边白霜任由风吹,他的双眼仿佛永远注视这一池水,我不禁上前询问,方才得知爷爷为昆明本地人,几乎每周都会来大观公园看滇池。“您三番五次都来一个地方,您不觉得无聊吗?”“嘿,老年人还讲什么无聊啊,只是觉得来这地方心就静了,烦恼都没有了,所以才不厌倦。”说罢,他走了,迎着夕阳石路,走了……我不觉想起冯骥先一句话:“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,优秀的人在孤独中成就自我。”

老爷爷不用手机拍景,因为他已收获比景还珍贵的东西——心静。孙髯望滇池有感,古往今来,观景其外,观心其内,这一池水平静似千秋,方能孕育万物,存在于天地,心亦是如此,唯有从容不迫,方能应万事于不乱。我回眸一望,其楼前有四个大字,名“真大观也”。

此行,观楼,观池,更观心。

黄山悟坚

●市四中八(16)班 王懿晨

吭地往前走。他穿着单薄的衣裳,手臂粗壮,身材矮小,似被这竹竿压矮的。扁担两头绑着十几箱矿泉水、冰红茶,不用看都知道很沉。沉甸甸的重量,让扁担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呻吟。可挑山工的脚步,却沉稳得像扎根大地的松树。他一步一步,丈量着陡峭的山路,每一步都踏得坚实,仿佛这山路的艰险,在他眼里不过是寻常。我看着他的背影,心被狠狠触动。这陡峭的山路,于我是挑战,于他却是日复一日的征途,是什么支撑着他,在这艰险里坚定前行呢?

崖松在岩缝里挣出一片天,挑山工在险途中踏出一条路,这份坚强,像一把重锤,狠狠叩击我的心。我想起生活里,那些看似跨不过的坎,和此刻眼前的艰险相比,算得了什么?原来,坚强不是喊在嘴上的口号,是像崖松扎根崖缝、挑山工负

重前行的韧性,是在绝境里,咬着牙也要活出的生机。这份坚强,值得我用一生去学习。

带着这份触动,我继续攀登,一步一步坚持着登上了光明顶。站在山顶,俯瞰脚下众山,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,在心底汹涌澎湃。这一刻,我明白,黄山的坚强,不仅藏在崖松的根须里、挑山工的脚步中,更藏在每个登山者的坚持里。

黄山之行,于我是一场关于“坚强”的修行。那些崖松、挑山工,让我看见,生命在艰险中绽放的力量。这种力量,将化为我往后人生的底气,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境,想起黄山的崖松与挑山工,便有了勇气——像他们一样,在艰险里扎根,在绝境中前行,把每一次挑战都走成通往坚强的阶梯。这便是黄山给予我最珍贵的馈赠。

贝壳里的青岛

●温中实验学校九(4)班 孙子涵

着招呼:“进来喝杯崂山茶吧。”茶叶在杯中舒展,茶汤清澈,抿一口竟带着海草的淡腥。

最难忘的是,老人浴场的黄昏。潮水退去,沙滩上留着密密麻麻的小水洼,每个水洼里都盛着一片缩小的天空。我和爸爸比赛捡贝壳,他总把最鲜艳的让我。忽然身后传来欢呼,一群年轻人围着卖冰棍的推车,绿豆冰棒的甜香混着海风飘来。妈妈举着冰棍朝我跑来,蓝白条纹的裙摆被风吹得鼓鼓的,像只快乐的海鸥。

离开那天清晨,我们又去了栈桥,晨光把海面染成蜜色,远处灯塔闪着微光。

卖麦芽糖的推着铁皮车,铜铃随风作响;卖早点的阿姨掀开蒸笼,热气裹着海鲜包的香味扑面而来。一口咬下去,虾仁的鲜、韭菜的辣和面皮的软在舌尖炸开,一如这座城市——热闹又温柔。

高铁开动时,我把扇贝挂坠贴在车窗上。青岛的轮廓渐渐变小,那些带着海味的风、带着笑意的脸,都被封存在贝壳里,轻轻一晃,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。后来每个夏夜,只要把贝壳贴在耳边,就能看见夕阳里的冰棍车、鼓成帆的蓝裙子,还有月光下泛着银光的石头。

原来,有些风景会变成种子,藏在记忆深处,风一吹,就长出那年夏天的青岛。